

我的印象里,父亲身体一直很好,虽然年近八十岁,但鹤发童颜、精神矍铄,平素喜欢抽烟喝酒,朋友多、应酬也多。他体检的各项指标居然比我好,一直没有“三高”,这可能与他一生嗜好绘画有关。有人说,绘画者像练气功,修心养性,故画家大多长寿。

2024年下半年,他开始时常吃饭梗阻,并伴有呕吐。但他总认为无大碍,后在我们极力劝说下才肯去医院做胃镜检查,胃部恶性肿瘤,且是晚期。我们全家难以接受,也不相信是事实。

由于不能手术,父亲开始接受化疗。我们故作轻松地告诉他是胃部肿瘤早期,没关系的。父亲“哦”了一声,轻松地说,那就治疗吧!所有治疗和检查的单子,我们都不让他看,他也十分相信我们,孩子般听从一切安排。

因为胃部肿瘤把贲门堵得厉害,增强CT显示只剩下一条非常狭小的缝隙,吃东西稍不注意就会堵死,以致吞口水都困难。我们不敢让父亲正常进食,长达四个多月他未进一粒米,硬靠营养液维持。现在回想,无法理解他是怎么坚持下来的。

人是一天比一天消瘦,体质也是一天比一天差,我替他擦洗身子时,瘦骨嶙峋、不忍目睹。但精神一直很好,很乐观,卧在病床上满怀兴致地对我说,等病好了,还要办个画展,还要出本画册,还要出去写生……我听得鼻子发酸,口上说“好的好的”,但心里知道一切恐怕难以实现了。

父亲出生贫寒,初中未毕业便辍学,先后学理发、做油漆工谋生。他性情淡泊、为人纯真,自幼爱好绘画,从没进过艺术学校科班培训和学习,凭

绵绵不绝的哀牢山岭上,从山脚到大半山腰,从海拔500米到近2000米的地方,大片大片梯田悬挂其间,蜿蜒盘旋,层层叠叠;形似“蘑菇”的泥草屋星星点点,高低错落;云雾忽而淡薄忽而浓稠飘绕在寨子、梯田、森林周围,有如梦幻般呈于山水之间。这里,就是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元阳梯田核心区域的阿者科村。

阿者科,哈尼族语意“滑竹成片成林的地方”。哈尼族人世居哀牢山已逾千年,其先祖系古时氏羌部落,自北方草原“努玛阿美”(即今藏北高原)一路南迁入滇,其中一部滞留于元江、新平一带,成为今元江哈尼族的先祖。

勤劳智慧的哈尼族人,得哀牢山独特的地理,因地制宜,随山势、地形和水系分布,历千年开垦,逐渐形成现在闻名遐迩、气势磅礴的梯田壮观。

来云阳观看梯田,最美的季节应该是每年的2—3月,灌满水的梯田隽永、秀丽。清晨,阳光穿透云雾,照着如镜的梯田,



儿女情长

凋谢的父亲

李志军



乡韵 李成城 作者供图

借自己先天悟性和不懈勤奋,走上了艺术之路,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。

化疗初期,父亲体力尚可,出院休养时,他坚持拾起画笔不停地创作,全然忘记自己是一个重病在身的人,也常笑言,不画画就活不了。后来病情急剧恶化,体力不支,他才不得已丢开自己心爱的画笔。

由于长期没进食,饿得胃壁十分难受,整晚整晚都睡不着,他经常半夜摸索起来坐在病床上,低头双手抱

膝,一声不吭坐到天亮。旁边陪睡的我感觉他很痛苦,便起来询问他怎么样,他只低着头小声说,不要管我,你睡你的觉吧。有天下半夜,他想起来方便,见我熟睡,放下病床上扶手想下床,但实在是浑身无力、难以动弹,就一直坐在那犹豫着怎么办,我闻声醒来,问他为什么不叫我,他说你也好几天没睡好觉了,不想惊动你。

父亲渐渐虚弱到走路要人扶,后来上厕所都十分吃力,

再后来就下不了病床,但他情绪一直很稳定,没有半点烦躁不安和怨天尤人。即使病魔肆虐,只要能动,他都坚持拄着拐杖在医院走廊里面来回锻炼,走几步、歇几步,笑着对我说,争取把拐杖丢掉!我听得眼眶湿润。

熬到年底,终于从医院回家过年。以前,父亲每年自己早早写好春联,但今年考虑到他的身体原因,我欲出门购买,却发现画室地上摊着几副墨迹未干的春联,一笔一划,功底

尚在,只是明显感觉字迹有点力不从心。此时,父亲正伏首在画室书桌上,睡着了。

父亲和我们度过了团圆年后,正月初三又住进医院,身体是每况愈下,腹部、胸部积水,开始插管排液;胃部肿瘤到处发展长包,开始剧烈疼痛,打吗啡也不管用。但父亲从没有当我们的面叫一声难受和痛苦,只是昏睡时不自觉地发出呻吟。他清醒时,面部表情平静,能说话时反而宽慰我们,叫母亲以后养花时注意什么,叫我不必纠结人生得失,叫妹妹照顾好家庭……

正月十五,父亲的心跳突然像过山车一样,一会飙升至200,一会突降至20,我们心惊肉跳地守护在旁边。折腾一上午,他的心率在正午时分降为0,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整理遗物时,我发现他在家休养期间写在笔记本上的几首诗,笔迹歪歪扭扭,不似以前苍劲有力,其中有首写道:“此身此行此美景,问花问水问来生;世人只知春梦好,夏梦难了总关情。”蓦然明白,父亲恐怕早知晓自己病情,故一直不闻不问,而他面对疾病和生死表现得非常豁达、非常平静,其实是努力做给我们家人看的。

家中院落内有他亲手栽种的各种花卉,牡丹,兰草,菊花,映山红、栀子花,其中有棵山茶花,是他前几年从外地朋友处移栽来的,在往年正月里都开得满树荼蘼、鲜艳夺目,今年正月结满花骨朵,唯独一朵孤零零地绽放在枝头,父亲坐在院内,凝神看着这朵孤艳的山茶花说,开一朵也好。

父亲走的那天,这朵孤艳的山茶花也无声地凋谢了。

边走边看

云上人家

李刚明



云阳梯田 作者供图

水面折射出奇幻无比的光影世界。梯田位置各异,又因日光照射角度不同,其视角冲击和色彩差异也大不相同。阿者科梯田在阳光照耀下会折射出海洋般的湛蓝色,好似“天空之境”纯粹;也有少数梯田呈现红褐色的鲜艳,此乃梯田水中有红藻调色而成。不远处的多依树,云海与梯田倒影交织,流线似的田埂与田里的水面在阳光照射下,金色与蓝色光影交错,幻化成“光与影的魔术舞台”。

阿者科村处在海拔1800米高的

哀牢群山上,已有160多年的历史,60余户房屋形似“蘑菇”,独具特色。村道由石板铺成,高高低低、弯弯绕绕。从山上引下的泉水贯穿全村,终年潺潺,流出村庄,又流去村下梯田。

适逢村中一人家办喜事,村道上摆满桌凳,组成一溜几十米的长桌宴。我们凑上去看热闹。过去只听说过哈尼族歌舞很了得,现在“零距离”接触到了。一群哈尼族妇女,身着鲜艳的民族服装,载歌载舞,那欢

快的节奏、优美的旋律和独特的舞蹈动作实在是令人迷醉。我们专注于观看歌舞,感觉到有人在身边晃动,原来是办喜事的主人吩咐亲友往我们衣服口袋里塞糖果。

长年身处深山,哈尼族人以大地为纸,以山泉为墨,书写着千年的农耕文明,也丰富着他们的文化传承,在语言、文学、艺术、宗教、民俗等方面都有其鲜明特色。哈尼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系彝语支,有自己的文字,历南诏、大理国后与汉民族不断融合。神话、传说、故事、诗歌伴随着这个民族的一路迁徙,以《哈尼阿培聪坡坡》《十二奴局》等最为著名。

缘于这片土地和森林的馈赠,哈尼族同胞心怀感恩,信万物有灵,精心耕耘梯田、维护森林,于山水之间用心打造属于自己的家园。

在村里,三三两两的哈尼族妇女聚在一起,坐在树下或院坝做手工活,斑驳的树影印在她们蓝靛染成的衣服上,针尖在图腾的花样上欢快游走,走到近旁,似能听到她们手中针尖飞舞的声音,密密丝线在光彩中流转出一道道彩虹;无可挑剔的密密针脚里,似乎能看出民族迁徙史诗般的画卷和古老遗韵。

太阳落下山坳,阿者科村渐渐隐于暮色之中,林上的白鹇鸟停止鸣叫,寨子归于寂静。苍茫的夜色往下落,阿者科的辉煌和绚丽多彩在慢慢孕育。